



韓非子全書

一

□ 13
1099
1





仁口門
號 1099
卷 1-10

明治
二十六年十月
日
村尾元茂
氏寄贈

韓非子全書

平安書林

王樹堂
謝文堂



韓非子全書

平安書林

博文堂
玉樹堂



趙用賢字汝師

續稿入作人

序

弇州續稿作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汝師之爲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
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
結撰之大旨遠者出入意表而邇者能發
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
子不甚行世卽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



讀之使人不勝也往往不盡卷而度之高
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
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
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
得改而縛於小白宰相之為天下萬世榮
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僇

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
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一君子者其始寧不
欲出奇指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
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
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讐敵甘心焉而
臣事之夫二君子者所以愛生一也然而

南郭云雖言敵為句甘
心臣而臣事之句
師云安本不得終避讐
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十
四字句為是
其
山云一考本所以上有

山云考本重機合字

師云本重說字

山云核即檀字短長說
上信陵君促加身歸魏
章壇為坊

有相有僂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之
霸心發則機合仲不得不重秦拜天下之
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拜天下之說之欲
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拔功則機不合機
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
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今夫

蕭云孟子公孫丑洙水
者洪水也

戎狄下續稿有而
字

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
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
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定也勢
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洙楚北
洙戎狄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
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弃而授之秦而轉

師云庾史古字通用
潛確類書引漢書庾
作庾焦氏筆來云
史記庾死獄中說東
縛梓世為與庾史古
通用

師受紂也累上疑脫
所字

山云孟子梁惠上海海
地方千里者九百集
有其一

大戴禮武王踐祚
荀子議兵十三

授漢故聽非子之庾漢宣帝紀繼仰藥而不之恤夫
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也李
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
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
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聖辟其用國
論語秦伯
二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渙之受管子之毘

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
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
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為
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
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一乎
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

師云天下下疑晚并天下而中序

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功者
非子之所為言雖鑿鑿衡名實推見至隱
而其伎殫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
拜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拜
天下拜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
拜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是故

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蓋有
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
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
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覈肆而
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屬公
子也有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

山云世說次後令武子先射武子起便破的

蒲云繳豆作繳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注猶纏繞也錯一作又案推商推此下疑脫若字

蒲云贏贏通

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推名法家苛察繳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諄哉其言各十餘萬而贏度不能無傳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殊也

伯夷傳正義老子莊子開元世二年奉勅并列傳首山云折析之誤一本作析下折亦析之誤

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大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抑之宋以絀老子故復合之其折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

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
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
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
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
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
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

諸葛亮傳注魏畧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晨夜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而亮独觀其
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
朝事之豆其實非豆
醢醢昌本康難難音
道庶難亦道康難

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二鸚者
以味薦而已矣

吳郡 王世貞撰



韓非子卷之五
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之為李斯姚賈
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賤虛名貴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
賞罰營富疆臣朴竊謂人主智畧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
終歸於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以進後主孟孝裕亦
徃徃以為言蓋欲其以權畧濟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
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萬幾之暇取其書以留意
焉則聰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臣朴不勝惓惓昧死上
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書學士臣朴謹昧死頓
首進上

韓子總評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漢志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

卷註不詳名氏

劉勰文心雕龍曰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
之富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

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
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
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
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
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及欲上人者。必
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出於
詐。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子略曰。韓子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
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

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
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
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
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
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
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嗚
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
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
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韓非子 卷之二
黃氏日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申
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
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
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賔近將誰
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
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
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
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
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

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
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
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
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
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
爲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
久齊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
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削。
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

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蹟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蹟愈悖矣。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韓子總評終

韓子凡例

一漢志隋唐志皆云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而王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元何休至元中所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類已下亡數章。則世之不見全本亦以久矣。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等凡十六條。近本俱自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虺章。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

六微篇後共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爲五十五篇獨伯厚本無從而考然此書遂庶幾乎大全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牽合割裂也

一按隋唐志云韓子註不詳名氏元何休本獨謂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不知休又何據而指爲李瓚也今所載註語果涉瑣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輕加刪削要以存舊章而已

一按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

亦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讀者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并姦劫篇目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爲臆說所廢今復校定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實

一 是書訛缺既久歷考近本無慮數十皆出一軌至閱道藏中所載乃知近本又承此而訛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復多今

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
 一不敢強為之說以俟夫博雅者重加采輯庶
 幾此刻為之先驅耳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變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韓非子 卷之十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殺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韓非子

目錄

二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國策注吳云歸子作二亡無逆攻
順者亡句安國策此句在以邪
攻正者亡下

亡下脫以
逆攻順者
亡一句

師云頓首之頓字下又頓足之頓我
同為于傷及不至千人者其軍數
十百萬而斷死于前者僅不至
千人蓋言其少也山云頓首行
山云晉語卻叔虎曰既受老謀而又
無其事何以事君被刑先外遂克
之注頓首頓繫於背也今軍將負
罪夫又在傳實十四年范宣子
假羽毛於晉而不服晉人始責其
假羽子經卒今經卒者以經今之
為三分鳥左軍倉旗十載倉君君
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
黃羽云又漢王莽傳五威將軍
乾文車坤六馬其負駝尾之毛服
飾甚備師云白駝鳥尾屬鳥
雞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又事物紀
原背駝師云又選別賦云負羽從軍
師云有功無功從其事而行賞罰言
其賞罰信也師云張儀傳十秦人
指甲徒楊以趨敵索隱云徒跣也楊
祖也謂祖而見肉也
策注頓躍也徒謂空露祖楊露臂也

生者之者諸本作也國策同
師云民所以奮死者是蓋在之人
皆奮奮死也

物云鮑曰名謂有勇決之稱茂卿按
良將所練其軍有名如岳家軍
類故曰名師軍旅也
諸本注與言与之爭也國策鮑注
同

師云頓讀曰鈍

其國策作
甚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其此之謂乎
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
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
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
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
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
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
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
見寇耳聞戰頓足徒楊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

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
賢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
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
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
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
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
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

韓非子

卷一

七

師云行書紀年周顯王十八年有築房以為長城史記注為趙本

蒲云注言秦宜云諸本在上也下是又云注無禍敗下諸本有起下文秦破三國而不取復字為和是

物云服國策作伏是即伏匿意山云荀子富國篇九負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即是也

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尅而無齊為樂毅破齊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為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

國策作舉荆二字

策無以字下全

師云禮記郊特牲云君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以已通用下同

山云詔國策詐詐詔國策作詐

策注梁以都言魏全國也策注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策則二國不通

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韓非子

卷一

三

蒲云秦也下諸本注云秦及漢侯
所封也此封剛封一廣陶之類物云
案國策此注移在西國之下為
是而一作以
趙本注無非諷字

山云史記燕世家趙戰之國

策下作上趙本注民憤也

山云管子高義比於賈誼注朝臣也
師谷朋音哉
趙世家三十一

韓非子

卷一

三

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
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
侯本傳云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
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
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
故曰中央兼四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
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
也而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

物云國策范雎曰臣處
山東京海管管有
權鮑注管猶管權
管轄守之也

師云以枕伏之以即
意者之義
東陽云策注此本趙齊
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

策注蠹病其中也

諸本國策並無蠹字
此行文

踰華絳一

作踰牟腸

降代上黨

七十國策

作十七是

國策無以

字疑衍或

是色字

策注馮亭事

策注救趙事

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
不相親也賢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
堯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
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
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
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
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
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
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

韓非子

卷一

三

師云編委本趙本並作編諸李有注曰以繩次物曰編隨言衆隨而隆伏也
太田方云成下脫也四隣諸一成下有候可朝也八字
也字是

策注亡國以長平之敗通

物云秦中負弩謂秦甲及其所自容古文辭法
師云秦策云五國伐秦我渠之意大敗秦於李下之下李昂之下即此所謂李下也華陽之下曰華下並此意
蒲云諸本作軍能注統交四能也本不運統交也
太田方云周書史記解云民運於下注運亂移也愚謂程也又云量上脫以字

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策注極者度其力之計至

蒲云物趙本能注難注固下有改字策作豈其難矣策未幾說曰豈豈豈不能合從於

能觀註中不難字則能當作難總結篇首意

物云栗日叶道有一叶

師云將率建讀左右謂軍左右也內諸說云走火首左三千人右三千人

師云素甲素質之甲固亦有素甲字與此自別
太田方云武王在喪服故素甲也

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

韓非子

卷一

四

策作三年

蒲公言灼龜陳卦以呂公之兆也莊
子云七十二鑽而無遺策言其為龜云鑽
命下以所卜事而灼之
策作錯龜策策
師云一本更張孟談字

策注二國去秦遠未可假故親之寬
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均後亡以此
故

此字上一
本有以字
國策單下
有而字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
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
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
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
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
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
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
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

太田方云懸猶結也連也屬也戰國西周策云屬怨於周言韓既受隨秦出師故為天下將怨

出云國策作以為王不忠於國者注
王言以首忠為因安未王
策注補云韓作以為為
物云據此脫一為字

田敬仲世家十六周子曰趙之於秦楚
行其敬也 韓襄王策云
也居為隱蔽出為徒行
訓二十九隱居為蔽出
師云隨之者言秦出師
隨其後矣之即指言秦也
蒲公隨字諸家說不一
適切案言秦攻韓
且隨順不敢抗故與天
下摘怨仇而秦事之功
則惟歸于秦也
山云欲疑行於秦與同說
王發其臣而謀其過使
師云山子曰詩其督公
屬也

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
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晏子雜錄齊席傳薦 注出頁上諸本有席薦所以寢臥六字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薦薦 出貢
若薦薦 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
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
臣竊聞賢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
從徒欲贅天下之兵 贅綴 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
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

韋士子

卷一

物云極秦以未趙者從長

山云明猶信也

物云言歸舉國於天下之中故當應

有諸本作

守固一作

固守是

物云權秦權我秦也山云詩地

北門我自外望人交通權我毛傳

推沮也

物云陷銳言能陷敵銳卒也

不勤高注勞也

韓

卷一

六

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

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

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

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

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

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

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歎

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則合羣苦弱以

物云旅卒也罷疲同攻攻同師云內為負任之役以勞其民似自攻故曰內攻呂子不廣不如歸戶以內攻之師云苦楛古字通用

蒲云林楚象大約從者舉羣弱而攻至強也又是楚魏共趙也注云魏共攻之案此言連合韓魏足以敵秦而復與齊趙共從親則趙

益強矣字惠云均疑今誤師云說苑均若子之方豈足以交駭童子哉貴人物趙本作貴臣

師云其言供萬乘謂齊與趙也下文

應二萬乘以救我

物云質的也言天下之鋒聚于秦也

注非蒲云魏策君何待以天下圖

智氏而後以我因為天下質字又云

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

少以與通用與魯仲連傳與天壤

相弊之弊同蒲云文選古詩生

非金石七發雖有金石一無進字

金石相弊承天下未有日也師云

孔叢子趙王問于順章云率由前

訓將與天地相敵矣

蒲云提衡見有度稱衡見亡徵

韓

卷一

七

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

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審用也以秦

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

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齊則韓

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

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

物云意疑慮也我謂秦
疎物始本作疏物云見
言計拙也
物云言使合從之士得其
隙以伺之也
蒲云物趙本認以下別提
三采子斯上居物云詔字
管到卜臣斯十七字句
物云言虛曠無事以處
則但覺稍有妨礙也
已注非
物云極劇同言有方劇
奔走之事則發也

去示也疏
聞一作問
攻上一有
夫字是
一無下書
字是
一臣斯下
亦有臣斯
字是

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
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
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
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一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
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
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
也虛處則咳然咳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若
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

物云卒報猶云在口言及
與趙絕矣而未友命故云未知何如
蒲云萬乘齊趙也二國交未絕則
趙國抗秦而存助之是秦敵於
萬乘之國也齊策意趙涉河
關注秦心起其兵也

蒲云秦策齊宣王曰
秦為齊兵困於峭塞
之上

諸本大從
一無不字

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
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
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
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一萬乘也夫韓
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
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
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
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夫秦韓之交親

詳非子

卷一

物云縱其盜賊之心也

物云不言其伐何國也下未名取之同

物云內入去其身指韓王師云考本內作因是

或云家武他未見家疑蒙字以分誤武家恬父見恬傳

則非重矣見重於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

韓非子 卷一

蒲云忠計言事秦

察物趙本作審

物趙本前時作前也蒲更替置三年趙魏我幸陽秦使白起救之豈是作

山云左傳襄廿三年族姓班位又孟公孫丑下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又萬章下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蒲云或云先甲庚

闕諸本注闕是

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

韓非子

卷一

何

山云夫疑行
謂之欲叛者
太田方云聚積聚也

奮方去反
謂及覆
反掖謂肘
腋之欲叛
者
勢下一有
必字

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
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謂麾下
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
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
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
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
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
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
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

微其志家語

大田方云纒色鮮髮及所以韜髮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編列髮為之云次第髮為之云亦纒并總而已故旧以為有編次也

師云難如字或去声
畏阻意
山云荀子王制大少天下振其未使天下
莫不順從從服師云難如字又荀
子議兵三王及詩雅王矣管子
五輔篇山云字重言有光潤也荀
子言坐順非而澤注有潤澤也
山云鯁骨不咽也世謂難言為骨
鯁言直言難受如骨鯁咽
蒲云秦策蘇秦稱文辭下不治
師云又見鬼合子權篇
師云鄒陽傳贊太史公曰鄒陽辭難
不遠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又禮
學記云古之學者比物類師云
總微總要也說約見荀子性惡
古之學者則經而省山云考本意
為急探為深再舉激發微妙妙通
遠也

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
臣報決

難言第三趙本題注此為初見秦之詞憤問孤抗故其文連類曠肆感念特奇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
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美纒纒有編次也敦
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
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
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
見以為譖而不讓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

韓非子 趙本作借

師其疑其誤 史記鄭重時傳

物云近世近俗也云荀子非見之凡說之准也云遠其則病遠世則病備

云論語雅也云質勝信一作性文則野質之勝質則史文質彬

師云其疑行

韓非子 卷一
夸而無用 纖計小談 以具數言 則見以為陋言 而近世辭不悖逆 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 而遠俗詭躁人間 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 繁於文采 則見以為史 殊釋文學 以質信言 則見以為鄙 時稱詩書道法 往古則見以為誦 誦說舊事 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雖正 未必聽也 義理雖全 未必用也 大王若以此不信 則小者以為毀訾 誹謗大者患禍災害 死亡及其身 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 仲尼善說而匡圍之 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 故

云荀子非相之凡說之准也 以至高過至卑 以至活接至死 未可直至也

史記淮南修務訓 伯里奚轉鬻 師云史子微明篇 百里奚得鬻高貴 管子東縛父鄒陽上書 百里奚之食 道路 太史公云 漢洞蕭賦 散子浮枝 派注 枝亦拭疑收枝相似誤

此三大夫豈不賢哉 而三君不明也 上古有湯至聖也 伊尹至智也 夫至智說至聖 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身執鼎俎 為庖宰 昵近習親 而湯乃僅知其 賢而用之 故曰 以至智說至聖 未必至 而見受 伊尹說湯是也 以智說愚 必不聽 文王說紂是也 故 文王說紂 而紂囚之 翼侯炙鬼侯 腊比干 剖心 梅 伯醢 夷吾束縛 而曹羈奔陳 伯里子道乞 傳說轉 鬻 孫子臏脚於魏 吳起泣於岸門 痛 西河之為秦 卒枝解於楚 公叔座言國器 反為悖

韓非子 卷一

山云注碑當作礫字云礫疑脫字誤
山云莊子法法區首者龍逢斬比干剖其
私施子足目靡非
師云焦公筆來至史多倒說以得則沈
也又蘇林學山引墨子云西子之沉其
美也修又師覽引墨子春秋云其後
越浮西施於江今吳越春秋逸此語
山云章之辭之章 師云墨子云中有
司出形則從外淫之其罪射
齊明過秦論

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其弘分施礫裂也尹子弮
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
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成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
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
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
闇惑之主而卒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
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作
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植本題注人主不得
備權人臣不得擅威

射 太田方云射謝古音通射秋並音益反
又音適人音適音適音適相通也音
子三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論

師云親身快韻貴位亦同等補里及与子快韻服鼻墨反与稷快韻韓子多有此法
又云人疑大之誤孤憤篇萬乘之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臣
論云王立文復禮以罪
受賦又列女傳主妻
淫僻
山云服疑當作備音之誤也禮祭統
福者備也可以例証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賢必易主
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兄弟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
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
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
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
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後主而降家此君人
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萬物莫如身之至賢也位
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

韓非子

卷一

七

山外言出奔他國也下終於外同

山下趙本有也字

蒲云職王也言君當主其富

井子章云從由也

閔君長云以一作此

師云卑疑脫比之有晉
下字

物云賈正也以預防之術正其過也

太田方云以法
益下智力

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
其富則終於外也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職
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陳恒弑
侯文
主周諸侯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陳恒弑
簡公也皆以
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
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
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賢賤
同以法也質之
以備謂薄其賞賜也
臣貧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
是謂威淫淫散
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
成故曰偏威

職大云
作識

山云孔子世家臣無威甲大夫無百雉之城

太田方云不得借威故無私朝不得
臣士卒故無私交

山云曲礼上不乘奇車

物云靜非出老子故所謂道者
虛靜也萬物生於道故曰萬物
之始也又云虛靜則明故曰是
非之紀也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眾所聚恐
其乘眾而生
也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
自私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
其樹福
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
國為私
交不載奇兵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
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趙本題上入君惟虛靜無為而群臣各效其職不敢擅權而雍蔽
其主此是一篇各字皆篇內用韻俱古体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
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
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治紀以
源可知也

韓非子

卷一

七

山云揚權篇聖人執一以靜使百官
命事自定又聖人執要而方未
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待令之行
有度篇有虛以待之而無是非
地之文語蓋相步而行
師云管子息篇靜身待物至而後
治之文管子道術篇則至者南面
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
待物至 蒲云名無事即形必見
二柄之名令事令並力
之慎心萬物之始實物也動者
正心是非善敗動則月是亦有
非是非不心謂之正 閱君長云
自得倒置
山云舊疑賢之誤 師云舊抗故也
管子心術篇恬愉無為去智
改又淮南子原道訓未設智改注
智改巧飾也

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故虛靜以待令名自命
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
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
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
自將雕琢臣因欲雕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
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
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故有智而
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
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

師云因由同義為政高觀其由又
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羽習常賈子道術篇
老子五十五章
師云管子心術篇
山云漢清深也音連條及莊子濤平
其清又上林賦叔溲無聲

有明去君智則臣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去勇而
有強去君勇則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
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莫得其所
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
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不窮故
賢者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
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
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不智而為上智
者正為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此之

蒲云注臣上臣有智字

一無上字
一無字字
一無字字
一無字字

章句
卷一

謂賢主之經也。經常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

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

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精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

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

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

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

乃將存之。權柄不閉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

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

主之側為姦臣開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

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

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

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

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

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

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

物其言者名也。知其言者姓。言循名也。以參合閱焉。言其真也。唯循名責實四字數行成十四字。蒲至言乃下通言臣下所言也。必參閱之後言前言相副分得愛更以容詐矣。諸本無掩字是。精題本作猶是。

出云揚權偏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云云。柄為夫虎之爪以能狗服者爪牙也。使虎執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及服狗矣。主以刑德制臣者也。今人君人若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又荀子臣道不敬是禽獸也。人亦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災及其身。

蒲云為于為及聞當作問形之誤也。物云餘言不黨者也。叔不黨者以為君之秋。

刑形同

蒲云一說增會字誤

二柄篇
山云以下宜補其字

師云陳上朕符字二柄篇不得陳言而不宜

物云暖謫同畏威同

山云赦罰宜易地

韓非子 卷第一

臣一人

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憤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

山云誅下疑朕疏賤必賞一句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終

Blank area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揚權第八

二柄第七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奉

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

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

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

韓非子 卷二

不立眼目 不登分界 逐意命詞 滔二無涯 而法度犁 然具備惟 先秦文字 去杰西漢 則少遜矣 句法奇甚

山云注及且為及

山云注為且為謂

山云按燕世家無襄王有襄王易昭王下同

物云穀車也蓋以為重郭

涿一作琢

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

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

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

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

陶也陶定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

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

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而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

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

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

韓非子 卷二

趙注作河東燕之地蓋德魏改以

釐下一有王字一無公字

諸本無字

物趙本注作管私于國法之外

管子明法 出云依注加以互易地物本趙本並作加于

以下說國之亂弱由不審法度而臣下用非其人

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

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

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

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能去私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

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

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

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

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今若以譽進能則臣

韓非子 卷二

管子作官之失其也。是以言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大過謂大矣。

物之危危且死也。安利安且利也。

山云注臣傷之臣宜為違家語困推高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

一本忠臣下無之所以三字是

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無從而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

山云依上文行重耳易地物之能人即權臣也君以為能故謂之能

以下極言人臣徇私之弊

山云昭五年王室四分民食於他之意山云注不臣為下山云與焉謂無賢人也三守篇焉襄十五年列女辨通傳可并者

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韓非子

卷二

二

墨子七患
荀子臣道
禮各 墨子問下

以下言人
君當審法
以擇臣

物趙本弊作蔽是
山云飾且為飭注同

字惠云注飾且為擇

蒲云辯通別也管子云君臣間
明別

管子作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
可也

蒲注望
也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
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
在方冊謂成國之
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
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則君臣
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
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
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謂
校定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
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
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
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

山云修疑循或為字
通

蒲云清清同
山云疑之誤

蒲云物類本注作以子
入身四字此入下脫身字

山云感宜為戚注同物云百里之親
戚即不越鄉而交章

謂
鶴士寧曰此臣亦非自

以下言官
得其人自
能盡事于
上也

弗一作不

以下言臣
之匪以事
如此

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
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為君
視也而上
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
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
不得入也鎮鄒傅體不敢弗搏利刀近體
手必搏之無私賢哲
之臣無私智能之士賢哲之臣智能之士
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
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
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
交所以無賢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
百里之感賢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
其所故提
衡而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
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
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

韓非子

卷二

日

云破恐障誤

字惠云注怨恐誤

物云險世即險破之世

物云簡也云簡金之簡梁鴻傳簡斤教婦

蒲云指盲通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而家寧而家人用側頗僻民用借心又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上一作主

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如此之臣不可謂忠為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如此之臣不可謂仁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何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何危以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此之臣不可謂智也先王之法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

蒲云論說我待賈者也家語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山云荀子君道欲修政美則莫若求其人彼或積而待之者也不世絕也

山云敏節也秦惠王案敏節稱齊天下不活

法教即法術

蒲云閔通也證詳增

陰一作險

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且而察之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偽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

韋子

卷三

五

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

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

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

如地形焉漸削滅之見夫人臣之侵其主也

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

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

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

遊意法外為惠法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游外

蒲云管子今以八乘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注不足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也日有餘兼聽之百有餘也又管子曰云云顏淵篇浸潤之語即作積云引師云管子審微篇事之道如地易面不自知也樓漸以注我而東西晉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街制不為仙人衣相衣立車上車雖迴轉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凌過游外之乘

游意管子作淫意

管子遊字行凌犯正也管子作形以禁過而外私也

山云錯疑借二柄為君情皆臣之管子貸作丙患也

宇云注制疑衆

山云勝論語勝殘去殺之勝

山云依上文必上宜補然字

太田方云

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嚴刑所以遂令懲下

也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

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制

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刑

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

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上智捷舉中

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

也故繩直而在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

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減

權衡乃平

韓非子 卷二
益少斗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法不
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之治自平
阿賈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
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
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律羨齊其一民
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淫殆止詐偽
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賈易賤不敢以賈勢法審
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
王譽之而傳之傳之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
矣

山云荀子哀公無取健云健貪也
楊注健美之入多貪以又漢合司
馬遷傳云大道之要去健注
如字曰
山云荀子哀公無取健云健貪也
又云論語衛
靈公鄭注佞人殆
大易方云貴明法有度
之言而傳之後世也

上之物道本
無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
臣而制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
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
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
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
詐媚惑其主得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
其威而罪也亦以巧詐媚惑其所愛
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
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

山云導一本作道蒲云道由也十四
句字一八冬篇凡人臣之所以
道成者有八術同法注道
凌本無是

一本無故字是

依下巧詐上脫以字

蕭注也當作之

又云注之其誤

人主篇

山云陛下宜有於字

山云陛下宜有於字
蕭云可謂官誤

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而臣用去其君而輕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眾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

蕭云殺我擁雍通用
山云非疑行或取字誤

蕭云形刑通用下多見皆故著
字上更加審合形名字者注不
方有反 師云一本作否

太田云專
字疑行

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之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刑也言事以相考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則合不可知也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律非子

卷二

八

於字衍

蒲也當作之

物覺寢覺也云詩落寐未
後覺寢則常出
當作曰

失物本趙本作
作大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
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
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
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失
功大震主亦所以
為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寢問左右曰：誰加衣者？
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
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
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

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
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
當言如此者貞也
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
必多
才術故能乘
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
其事必沮而不勝
沮毀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
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
內情不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
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
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
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

謂字疑衍

荀子君道靈為莊

韓非子

卷二

九

物云妬男色好女色

蒲云首子長子也史記微子開者殷帝之首子列子墨子皆云城之東有啖人之國其首子死則解而食之

物欲見好也見也又至曰辟臣以君好惡為取利之資則其情豈能從此起矣 寧重云利其倒

山云尸誤呂氏春秋知接為而虫流出於尸上蓋以揚門之扉又貫公篇用豎牙而豎出戶冬十過宮而身死三月不收虫出于戶

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

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

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今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

羣臣匿端匿其端避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

見其好惡則知其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

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

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

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

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

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

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

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

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趙本題注揚明揚也闕揚人君用權之事權謂量事設謀也篇皆用韻乃四言古射

天有大命人有小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小命也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

情而捐精香肥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賢才

大凌本作人

呂子

捐趙本作損文選注同

韓非子

卷二

十一

師云禮記禮記篇陽曰德陰曰刑

所以助理也。用之。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
 失。宜則危。君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謂主君。民
 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謂主君。民
 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
 待之。彼則各。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
 自用其能也。君當道。臣之陰以見。左右既立。開門而
 能如此。則君當道。臣之陰以見。左右既立。開門而
 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
 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
 君但開門而當之。無。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
 所遮擁也。當受也。無。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
 變易。但令輔弼。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
 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
 所除。去無不。是謂履理也。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
 隨化而成。

師云狸鼠論除狹篇張之象注
引此文作猫

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
 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
 方。其長謂任材。用物皆得。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
 者矜好。其能則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
 各逞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
 因其材。以入其諛。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
 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
 則國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
 不洽。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
 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
 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因而任之。彼自事之。因其
 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彼自事之。因其

師云與而通用

山云為宜為謂

任之彼則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自舉其事則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
 從而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
 則刑名審矣則刑名審矣
 名可知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
 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形名既以參同故有
 此人而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
 用之則用其人是謂誠信
 也貢謂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
 陳見也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天必有符應之命以
 命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
 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肯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
 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

山云有讀曰

山云以靜宜易地後宜為待

凡人始本作凡上物本作凡王

物云信如信步之信

物云生死當作死生
蒲云注報教誤與當作與

物云名下添兩於字我乃明矣

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
 其事既終還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
 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
 凡人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
 則是偏聽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
 擇其善者以之施教無遂與同然後
 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
 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
 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
 生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
 也謂其致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與則與也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故曰道不
 令通一而又同情

韓非子

卷之二

七

物云和氣器主調聲律之樂益皆以燥濕交唯和不可和見唐志卷第七集有和

蒲云禱求也注言字行

物云言君之道唯務入之而不從我出之

韓非子

卷二

十一

同於萬物故能生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衡不同

於輕重故能知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

燥濕故能均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凡此六者道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出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

君賢獨道之容道以獨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當

陳其名言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

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

以難之彼必反求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辨類審

融日聞然

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間漫

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益而敷奏也脣乎齒乎吾

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

儻彼愈昭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

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

下情上不與之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

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

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

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

注之泄並

宗世宜作

物云是參伍以物合虛道也者

弄文如此方是奇遠

參伍係得博

韓非子

卷二

十一

去喜上一
本有故字

注得行

注及當作
守

凡所舉動溶然間暇雖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勉去喜去惡
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也
虛心以為道舍道來止故為道舍則上不與共之
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上不
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高從室視庭參咫尺
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以察臣也由
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
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
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因其所為
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
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成善必及賞惡必

凌本說作設

字惠云注上因恐下因誤節上又將
有因下考其常也

云移并恐倒叶韻

云注事
享行

注故則宜
易地

物本注今
作令

或云云當作
不主道篇
可并改

及刑刑賞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已
則人知他事皆然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
故曰三隅乃列也莫測其所
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其事不當主
不當則下以常理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
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若地若天孰疎孰親天無
因下考之累可解也私覆
地無私載故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
無疎無親也厚而無私也
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
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
令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人則爭官有
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

韓非子

卷二

古

管子
心術
篇

貸即威不貸錯之實

有度

山云取音趨 物本作趨

注如字行

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入威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眾姦邪滿側亦既大惑故姦眾而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賢人而逼焉君之富臣君之賢臣更令臣逼此倒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專信一人則勢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為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為虎隨後以伺其隙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

事疑當作氣

注為謂誤

仇一作讎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如此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履道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其國必令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賜與適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是亂人求益而與之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

山云狗宜作苟

韓非子

卷二

七

臣當作君
後本物聚注臣下有將
賈勢過已五字

我既得斧與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曰上下
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實一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
交戰一日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
有百也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
下上必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
主之寶也故為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
黨與具可以奪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量少有
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據以叛國
有道之君不奢其臣不覺其家大夫稱家覺其家臣將凌已有道之君不奢其臣臣覺其家

善下既欲

物云危恐殆猶儀式刑也蒲云恐戒懼意

伐物米趙本作代

注武下凌
本云國之
重鎮

蒲本注明作
月

蒲云簡樸也

蒲云靡非讀為摩

貴之富之備將伐之臣既貴富備必備危恐殆急
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今欲備其
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
矣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在圍今在內欲求
出圍但身執度量厚者虧之薄者摩之厚謂臣黨
則可矣厚者虧之薄者摩之與眾勢位
高也薄謂位高且薄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
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
盛必衰天之道也靡之若
熱若鑽火之取熱
不得中息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之
理也
毋弛而弓一棲兩雄可以射不當棲之
罰不當位之官也雄喻刑法
一棲兩雄其鬪嘽嘽爭鬪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蒲公圖疑園字叶韻
注園園心倒

為其作謂

羽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
 無功也之貪殘者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
 毋使木枝扶疎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數削臣之威勢毋令太盛
 木枝扶疎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私門將實公
 庭將虛主將壅圍也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
 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
 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
 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實以增其威則臣將一而危君矣公

山云神以伸之誤

蒲公圖疑園字叶韻
注園園心倒
 麻筆寫齊臣
 作用精言
 壯詞千年
 如見可謂
 古今奇絕
 妙品文字
 顯淺神氣
 有餘千載

予既眾宗室憂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止既眾勢凌適子故憂喟也
 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洵淵毋使水清淵者水清和附之者必多也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族和附之者必多也
 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女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二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賢其姦姦邪其術有八也
 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此人主之所惑

韓非子
卷二
七

如畫使夫
人觀之可
謂面熟汗
流

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
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
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
以金玉之寶內事賢夫人愛孺子二曰在旁何謂
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啁
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
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
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一辭回軌
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

蒲云疑多作主

蒲云疑多作主

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為臣既以
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三曰父兄何謂
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
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
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
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
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
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
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
有隙姦臣可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

韓非子

卷二

七

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
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
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
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
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
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而成其
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雍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
九重賢俊
希得與攝故言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
談論議希也

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
謂其言巧使聽者
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
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
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
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
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
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
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
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

薄者謂次
甚者也

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女姦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

蒲云群臣度君意而後行不得擅進退也或之下不使行又耳再案下不使宜在群臣上

師云踰偷古字通用

舉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必不令度君意積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於倉若墳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民萌防六姦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謂恃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使行私財成強也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於勇士

韋非一

卷二

二

杆

距之防之姦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

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令臣執制而有之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

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聽大國為救

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有辭而見伐故聽從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

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諸侯

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

洋言以國誣其君也

行誣其君也

此論上宜有不字
上本作主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

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

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

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

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

有所委屬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

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賢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

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

字未宜
作本

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
此亡國之風也墮毀也或
本為墮

韓非子卷第二終

